

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建构动力、弱公共性及增强策略*

谢新水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与霍金所讨论的自然宇宙完全不同，元宇宙是“人造物”。在初期，人性、资本和技术是建构和塑造元宇宙的三重主要动力。无论是“映射论”还是“模拟论”都要将可交流性和公共性嵌入到元宇宙中。虽然“无接触时代”的特殊环境凸显了元宇宙的可交流性，扩大了元宇宙的连接范围，增强了沉浸感，提升了交互质量，但由于人性、资本和技术的自利性，它们在建构元宇宙的同时也从自利的角度去塑造它，这样就忽略或削弱了其公共性。元宇宙的使命是增进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而不能使之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竞技场”、数字内容世界的“名利场”、精神世界的“内卷域”。治理作为孪生宇宙的元宇宙比治理现实世界更加复杂。政府作为元宇宙建构的引导者，虽然不能改变人性，但要谨防资本和技术削弱元宇宙的公共性。这就要求政府坚持包容审慎、主动监管的策略，以法律和伦理路径维护元宇宙的公共性。元宇宙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更要解决“为什么做”的问题。如何治理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者的新领域。

关键词：人造物；元宇宙；公共性；公共管理；虚拟社会

DOI：10.16582/j.cnki.dzzw.2022.05.005

阿伦特指出：我们的自然本性，恰恰就是要成为肇建者（beginners），因而穷尽一生不断地创建起点……^{[1]24}人类的好奇心一直使之成为创新者、开端者亦是肇建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久居自然宇宙之中，享受其馈赠，然而，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却一直被自然宇宙的时空所隔离、限制和禁锢，一直无法自由超越。其实，人类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数字时代来临后，基于数字技术建构的元宇宙试图打破这种压抑，其使命是连接、融合，使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共建、共生、共融、共享。如同浩瀚无垠的自然宇宙对人类的吸引，元宇宙展示的新“镜像”图景，为人类沉

闷、乏味的生活打开了一个“窗口”、一个新生活空间。

想象的诱惑使元宇宙获得了巨大认同，而在现实世界，经济估值、搜索指数和论文产量共同发力，使元宇宙成为“热词”^[2]。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元宇宙已成为“网红”，进而，经由浩如烟海的新闻、视频、博客进行科普、宣传，元宇宙逐渐吸引了理论研究者的目光。国内外经济学、新闻传播学、情报学、教育学和信息科学开始探索这一新领域^{注1}。由于理论和实践都处于发展初期，目前有关元宇宙的专著不多，大都是技术方面和科普方面的，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不多；探索元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共享经济合作规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FZZ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测评的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批准号：21ZDA112）。

收稿日期：2022-02-15

修回日期：2022-03-20

注1：截至2022年3月19日，以“元宇宙”为主题词，从中国知网检测，北大核心、CSSCI、CSCD三大检索系统的期刊发表论文明共177篇。这些论文主要分布在教育、文艺、新闻、法律等领域。

谢新水·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建构动力、弱公共性及增强策略

宙的论文不少,但就如何定义元宇宙而言则争议多、共识少。理论研究犹如在荒无人烟的崇林深处搭起了遮雨的草棚,便于人驻足憩息,但元宇宙是否可以实现、未来走向如何、将带来怎样的冲击……皆存争议。尽管有研究者将元宇宙视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总和,但是,本文将元宇宙视为人类社会建构的新的虚拟世界,这是一个人造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物”。

宇宙是由世界组成的,而世界总是与人有关。理想类型的元宇宙可以拓展人类在虚拟世界的生命体验,可以发展成为新的政治世界、经济世界、社会世界、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建构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和文明系统^[3]。不管怎样,如果元宇宙能够提升到世界、社会和文明的层次,那么,建构元宇宙的最终目的就是增进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建构、发展和完善元宇宙必然要以增进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为最终使命。这一时代性任务要求社会科学深度关注元宇宙建构的社会性,特别是关注孕育其中的公共性问题,从而力保这一“人造物”一直走在为人类谋幸福的正途。

从理论上而言,本文有三个立论基础。一是将元宇宙视为“人造物”,即将元宇宙视为人类自身建构的且与自然宇宙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虚拟世界;二是根据康德的社会性框架,即从构成社会性的两要素“可交流性和公共性”出发来讨论元宇宙的建构问题;三是将元宇宙的最终使命界定为增进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以此为基础,本文主要聚焦探讨三方面的问题:其一,分析建构、塑造元宇宙的三重动力及其影响;其二,剖析元宇宙建构初期弱公共性的表现及其缘由;其三,探究增强元宇宙公共性的策略。希望以公共性来加深人们对元宇宙的关注和守护,为元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减少元宇宙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一、建构元宇宙的动力要素及其影响

人类一直在改造自然宇宙,但也一直被自然宇宙改

造。与自然宇宙根本不同的是,元宇宙是实实在在的“人造物”,不然,就无法说人类要去建构和完善元宇宙。元宇宙的建构与人性、资本和技术三重动力密切相关,其中,人性是基础动力,技术是直接动力,资本是间接动力。正是这三重力量的共同作用将元宇宙呈现出来,三者也是塑造元宇宙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建构初期,这三重动力也是元宇宙呈现出弱公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 建构元宇宙的基础动力: 人性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4]巴赫金指出:“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链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5]人无法独自生活,社会性是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而只有在社会意义上讨论人时,社会科学才能形成真的命题和科学观念。之所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组织化的历史^[6],意指于人而言其社会性比生物属性更重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化通过社会组织化来满足人的社会性需求,而数字化又通过组织的社会化来满足人的社会性需求。^[7]自古以来,瘟疫对人类社会性的破坏非常巨大,对人性亦有巨大的破坏性。2019年以来,新冠病毒基于“无知之幕”的巨大伤害性,形成了全球难以抵抗的巨大破坏力。新冠病毒带来的是不分国界、性别、年龄、职业、财富等差异的损害,是对人类的损害。人类进入了共生共在的境况,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8]

新冠疫情考验着每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抗疫也成为全球性问题。为了减少疫情伤亡,居家隔离、减少交流、切断传播途径成为科学抗疫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各国抗疫初期的普遍做法。细究之下可知,现代人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勉强忍耐、接受这种隔离,得益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得益于启蒙时代以来旷日持久培养的科学理性。疫情来临后,科学理性迫使人类让渡自由,以隔离服从科学抗疫的安排。二是得益

于公权力的强制性。在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政府是强制且理性的巨大力量,在抗疫过程中,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政府成为必不可少的应对力量,政府承担着巨大的公共安全责任。

阿伦特指出,在康德生命行将终结时,还遗留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的社会性;第二个问题是人们(Men)为什么必须存在?康德所指社会性包括两个要素:可交流性和公共性/公开性^[9]。社会性是指这一事实:没有人能够独自生活,人们不只在需求和照应方面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在他们的最高官能即人类心智方面也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人类社会,人类的心智便无用武之地。^[12]可交流性和公共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现在看来,隔离抗疫虽有利于抗疫,但不利于人的发展,因为它切断了可交流性。隔离只是疫情期间人们不得不实施的决策,又是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虽然人们屈尊服从于科学和政策,但在隔断可交流性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类张力:一类是个体自由与服从科学间的张力;另一类是个体与强制性公共政策间的张力。然而,这两类张力都被疫情巨大的破坏性、高死亡率所导致的恐惧所消解。新冠疫情要求人类开展不同程度的无接触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恐惧、伤害,减轻治疗压力,减少病毒感染概率及死亡率。疫情使世界各国迅速坠入“逆全球化”的荒野,要求人类进入“无接触时代”。由于“无接触时代”切断了可交流性,损害了社会性,以何种方式弥补可交流性,成为抗疫时代的难题。

新冠疫情环境促使元宇宙概念流行,并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社会实践场域。矛盾无所不在,对一些人的挑战或者灾难,却是另一些人的发展机遇,也恰恰是机遇的利用者解决了社会的挑战和灾难。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全面恢复可交流性的巨大压力,却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提供了新发展机会。要探讨元宇宙为何出现,就要

深入理解其发展的特殊环境,如果脱离人类生存的“疫境”压力,不去分析其形成的“天时地利”,而过度强调技术和资本的推动,就会得出偏颇、不全面的结论。归根结底,元宇宙的形成是社会意义上人性的需求,是人类寻求“无接触的接触”的解决途径并以此满足人性需求的结果,人性或者社会性是推动元宇宙建构、浮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 建构元宇宙的直接动力: 技术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包含具有一定社会性、不同道德偏好、价值取向并处于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类^[10]。从技术角度看,一部人类制造与改进工具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演化的历史。^[11]20世纪50年代是技术质变的时代,计算机的发明、信息的统一性和流动性的揭示、控制论的提出,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数智时代。维纳指出,自动化是决定未来社会生活和技术生活的巨大因素之一^[12]^[32]。网络环境、虚拟界面、数据处理、认证机制和内容生产,是通向元宇宙数字跃迁的技术路径。具体而言,XR/VR/MR等设备提升了沉浸感、数据云计算满足了渲染需求、数字孪生体系打造了拟真环境^[13]^[34-46],元宇宙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革命性发展,使之成为不同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新社会实践场域^[14]。如果将元宇宙视为完全的“人造物”,那么它就是人造的数字产品、数字社会、数字地球和数字宇宙。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大,人类正在用数字技术替代“上帝之手”的奇妙功能,去重新缔造一个“新宇宙”。

技术是建构元宇宙的直接动力,它既是数智技术积累的结果,又是数智技术的集成与突破。虽然将梦作为元宇宙的最初版本有点牵强,但是建构元宇宙的确是人类未来的雄伟梦想之一。从历史发展看,在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人类精神宇宙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视为“元宇宙”的最初版本。无论是原始社会的图腾文化,还是农业社会的神话与宗教,人类

一直尝试用技术来改造非世界，形成世界，建构精神宇宙，完善内心世界的精神殿堂。或用绘画、雕塑、庙宇、教堂来型塑众神，或以神话、诗歌、经书来歌颂神、英雄或君主……这些多场域的精神宇宙是立足现实世界、凭借人类想象打造的“虚拟世界”。在工业化过程中，作为个体中心主义者，追求意志、行动和生活自由，已经成为现代人人性的一部分，他们总是需要建构一个未来的图景，才能滋养和促进其作为“类”的团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工业社会一直采用技术来开拓世界，用企业和商场，汽车、火车和飞机建构了一个物质的新世界；另一方面，用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建构了另一个组织化的新世界。

数智时代元宇宙的革命性变革在于数字技术，元宇宙是应用数智技术建构的“人造物”。一方面，元宇宙得益于数字平台的发展和普及，其中，社交平台和游戏平台都特别重要。Facebook、微信等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发布“生存日志”或者“生活日志”，将现实生活世界“孪生”为数字世界。另一方面，大型互动建构式网络游戏是元宇宙的基础形态。数字巨头公司的软件，如英伟达的Omniverse数字基础设施平台、Unity Software游戏引擎、Decentraland等软件，有助于虚拟游戏世界的打造。此外，区块链、NFT等技术和数字货币的使用，有助于实现虚拟世界的内容生产和交换。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是一种起始于游戏平台、奠基于数字货币、并由一系列集合式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同步涌现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15]元宇宙是数字技术和人类创造性融合的产物。

作为数字化、映射现实世界的元宇宙，与人类通过文字、形象、声音和建筑塑造的“虚拟世界”根本不同；后者是充满禁忌、约束和敬仰、有规有矩的地方。人类建构这些精神宇宙的重要目的是形成共同信仰、祛恶向善、团结个体的人。由于时空隔离，遥远的“神圣空间”处于不同国家及不同时空中，很多人无法抵达瞻

仰；由于文化和信仰不同，这些精神宇宙却带来了“文明冲突”。通过元宇宙的建构，可以解决精神世界时空隔离及其冲突问题。元宇宙概念的诞生、形成、演变和发展与虚实相融与时空再造两个核心命题密切相关^[16]；它试图通过各种数字技术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互融，帮助现实世界的人跨越时空，沉浸到虚实相生、虚实难辨、融合共生的新宇宙。

无论将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视为虚拟世界、数字世界还是数字地球，它都代表了一种新的空间关系，它试图贯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使两者相互影响、互相加强、相得益彰。从时空关系看，元宇宙消除了空间隔离，但元宇宙还没有让时间消失。现在看来，元宇宙没有形成自己的时间，它和自然宇宙使用了相同的时间。在元宇宙生活中，人们等待虚拟空间打开需要时间，在虚拟世界中沉浸需要时间，现实世界的人在元宇宙中消费的是自然时间。只有虚拟数字人出现后，现实世界的人可以获得具身、化身和分身三重身份^[17]，虚拟数字人才拥有“永恒性”的时间。可以看出，元宇宙的发展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但就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技术的作用总是有限。这也说明，建构元宇宙是一个长期使用智慧和思想的过程。

（三）建构元宇宙的间接动力：资本

元宇宙是数字化大迁徙加速的结果^{[18]推荐序3.XXXVIII}，作为操盘手的资本是建构元宇宙的间接动力。元宇宙的形成得益于资本推动，是数字巨头的资本盛宴，这一点与任何新经济业态的形成毫无二致，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游戏经济、网红经济，等等，都是资本推动技术和社会前进的结果。元宇宙之所以被热炒，进而被社会熟知，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受到重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是资本旋风再次刺激、吹醒现代人逐利本性的结果。从加速元宇宙成名的“风暴”看，资本的作用非常巨大。一是以元宇宙定位的Roblox，其市值在一天内陡升到400多亿美元，金钱如流水般涌现，再次激活

了资本逐利的神经；二是数字市场大鳄Facebook更名为Meta；三是元宇宙是资本增值的重要渠道，到2025年，虚拟世界所创造的利润有望达到4000亿美元^{[13]34-46}，这对逐利的资本而言，是巨大的诱惑。

因此，经济模块是元宇宙的重要部分，元宇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会。有文献将元宇宙视为一个完整的、自给的经济体系，是纯粹数字产品生产、消费的全链条，是数字经济的最佳范例^[19]；元宇宙的兴起为通证经济提供了契机。^[20]元宇宙创造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但在现实中更是一个“投资的世界”。^[21]资本推动建构元宇宙有两个基本目的：第一，用新技术减少资本在旧领域逐利的竞争障碍；对所有资本而言，放弃一个新世界的机会而守旧在现实世界高度密集的竞争中，将错过新世界可以提供的成就、快乐与经济效益。^{[18]前言XLVII}

第二，元宇宙可以开拓资本逐利的新疆域。在元宇宙建构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数字设备、数字货币、数字银行、数字资产、数据资源都是新的投资和发展机会。毫无疑问，资本将十分珍惜建构元宇宙的“先行机会”，成为建构元宇宙的动力，以期待达到“赢家通吃”之目的。相应地，元宇宙的建构、完善和发展必然充满投机性。

总之，元宇宙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时刻关注资本要素，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成对出现，先进、创新的技术总是被资本追逐，两者相互追捧。在建构元宇宙的过程中，资本和技术必然同步采取行动，作为直接动力的技术和作为间接动力的资本这两个要素，已经成为一组要素，最终，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营利。如果元宇宙能够帮助两者获得利益、赚取名声，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元宇宙中；如果元宇宙没有兑现途径，资本进入就会缓慢。需要看到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可以改变环境、改变社会、改变阶级，甚至改变人的性别，但无法改变人性，最终只能是人性的展示。这就要求元宇

宙的建构必须顺应人性的需要，特别是要顺应社会性的需求，要践行公共性来增加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

二、元宇宙建构初期的弱公共性问题

元宇宙是社会需求的产物，社会性是元宇宙的基本特性。元宇宙的社会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交流性——元宇宙要扩大连接范围，增强连接效果，提升沟通效率；二是提升公共性——元宇宙要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福利、提升社会福祉。目前，在元宇宙建构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可交流性强和公共性弱的问题。

（一）具有公共性需求的元宇宙

霍金的《时间简史》表明，宇宙时空的形成是一个普通人难以理解、复杂的爆炸和膨胀过程。他指出，宇宙的边界条件和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一道，可以解释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所有复杂结构。他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宇宙的的确确是完全自足的，没有边界或边缘，它就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就是存在。那么，还会有造物主存身之处吗？^[22]霍金关注的是宇宙的起源；他将自然宇宙视为人类不可掌控之物，既不讨论人的问题，又排除了神的存在。然而，如果元宇宙是“人造物”，人是“造物主”，那么社会世界中的人及其社会性，就必然要求元宇宙嵌入、承载和实现公共性，对元宇宙的公共性治理就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第一，作为映射的元宇宙承载了公共性。目前，“映射论”是元宇宙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理论表明，元宇宙是人们在自然宇宙之外，通过数字技术建构一个与自然宇宙相映射，又能给人提供自由创造空间的数字虚拟宇宙，而且通过对数字宇宙的探索更加充分地认知和利用自然宇宙^[23]。在这一定义中，“映射”表明了元宇宙的社会性，也指明了其公共性需求。失去公共性的现实世界，必然成为一个“人对人是狼”的世界，

谢新水·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建构动力、弱公共性及增强策略

必然是越来越黑暗、丑恶和等待灭亡的世界，因此，以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的行为、人文世界为映射的元宇宙，必然承载公共性、实现公共性。元宇宙无法回避或者故意逃避公共性的建构和实现。如果不积累公共性，它就会被资本和技术摆布，并可能使之陷入人类精神需求泛化的“内卷”之中；缺乏公共性的元宇宙必然会成为恶的“正反馈”场域。最后，这种发展情形可能导致元宇宙的崩塌。

第二，作为模拟的元宇宙承载了公共性。“模拟论者”将元宇宙视为数字孪生的自然宇宙，即增强现实世界、生命日志、镜像世界和虚拟世界；其中，增强现实世界是对虚构故事的模拟；生命日志是以纪实形式对每个人的生命纪事进行模拟；镜像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构建与事物间关系的模拟；虚拟世界是对想象力世界的模拟。^{[18]215}从“模拟论”视角看，元宇宙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作为自然宇宙的孪生体，它必然要植入、承载并展现现实世界的公共性。如同人类在自然界开疆拓土，建构家庭、社会和国家，打造各种生活，作为一个孪生宇宙，它只有在积累公共性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和实现社会性。只有以自然宇宙的公共性为内核，依此来建构、展现和完善元宇宙，才能帮助现实世界中的人找到熟悉的环境，发现更完善的生活，才能享受愉悦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大众的参与，得到大众的支持，才能不断积累各种善，最终达到增加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的效果。

第三，作为复杂体系的元宇宙承载了公共性。自然宇宙、元宇宙等其他所有宇宙都是复杂体系，一旦人类置身其中，就会产生多重目的。毕竟，每个人的行为心态、行为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实现路径都有所不同，纷繁复杂，不可简约。有人把元宇宙当成新商业平台，有人把它当成新游乐场，还有人把它当作逃避现实的新出处^{[18]248}，如此等等。这些差异化的要求需要公共性来规范和整合，从而减少“熵增”。有文献认为，由于区

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支持，元宇宙被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系统，各类主体都失去了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更需要公共性的约束。因此，元宇宙将成为一个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试验场，探讨在没有中心权力约束下人类应该如何建立规则和秩序。^[23]元宇宙是否去中心化，或者能否去中心化，还有待验证，但作为一个试验场的元宇宙，只有运用道德和法律，建立规则和秩序，才能维护元宇宙。即使在元宇宙发展初期，它的秩序性不强、公共性不足，但它绝不会是法外之地，只能说它还处于弱公共性状态。这就表明，加强元宇宙公共性建设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时代性问题。

第四，元宇宙的公共性和可交流性相互依赖。公共性和可交流性是社会性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将生命日志视为元宇宙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无论是Facebook、推特、微信，还是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都要承载、呈现和维护公共性。在社交平台中，用户生产内容、流量成为商业模式；网络社群成为舆论力量和公信力主体；算法根据用户特性推荐内容^[17]，这三个方面都是现实世界可交流性和公共性的映射、模拟或孪生。如果这些平台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缺乏公共性，不维护公共利益，不维护公共秩序，不履行“守门人”的责任，就会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惩罚，无法可持续发展。疫情期间加强建构的虚拟世界，既有助于活跃交互、恢复生活，又有助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和维持秩序。2021年，元宇宙得以凸显，主要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加强可交流性来提升公共性，进而恢复社会性，提升社会福利，实现社会福祉。从而，元宇宙不是回避或逃离现实的方式，现实世界中淡薄、低效的人际关系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丰富^{[18]前言XLIII}，更容易形成互动。在元宇宙中，人依然是言说者和行动者，蕴含在元宇宙中的可交流性和公共性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对自然人和虚拟数字人而言，都非常重要。

总之，在元宇宙建构过程中，无论人性、资本、技

术还是社会都不能无意或特意削弱元宇宙的公共性，都要努力维护、增进元宇宙的公共性，一旦它的公共性缺乏，个人、社会、市场、组织和国家必然要发出警示、加强监管，进而提升它的公共性；元宇宙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完善公共性的过程。

（二）元宇宙建构初期呈现弱公共性的缘由

目前，元宇宙呈现的是弱公共性，但这不能说将来元宇宙不可能成为一个“数字利维坦”。具体而言，疫情环境、初期建构主体的性质、元宇宙建构初期的典型表现共同导致了元宇宙的弱公共性问题。

第一，疫情环境弱化了元宇宙的公共性。从时间节点看，尽管元宇宙是在新冠疫情特殊环境中凸显出来的，然而严酷的疫情环境却弱化了它的公共性。为避免被新冠病毒所感染，弥补正常生活的缺失，数字技术综合性地发挥了恢复社会性的作用。在世界各国，很多工作和学习场景都转到线上，各种线上会议、线上学习、线上消费打造了一个“镜像世界”，而且这个数字化的“镜像世界”能够打破时空隔离，不断改变现实世界。与之相随，网络游戏用户规模飞速扩大，线上演唱会等多重娱乐方式出现，网上购物快速增长，最终带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此时，资本与技术以此为契机，以数字化颠覆工业化，以数字经济替代工业经济，资本希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价值，以提升新经济形态的市场效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作为新社会运行模式的元宇宙，其首要的任务是关注可交流性，恢复社会生活，提升经济效益而不是完善和巩固公共性。健康码是抗疫的重要软件，它能够有效确定受新冠疫情感染、密接、次密接等群体，确定能够进入公共场所和生产场所的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恢复生产、实现公共性的目的，但健康码无法消除新冠疫情引发的隔离，无法提升可交流性^[24]。同样，在疫情环境中，公共性的提升很难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毕竟生存问题、秩序问题高于发展问题。

第二，初期建构主体弱化了元宇宙的公共性。在实践领域，建构元宇宙的初期行动者是数字企业。2021年初，SOUL App首次提出构建“社交元宇宙”，元宇宙第一股罗布乐思上市，字节跳动收购VR创业公司PICO，Facebook更名为Meta，微软宣布要打造企业元宇宙^[25]，日本社交巨头宣布将开展元宇宙业务，等等。期间，只有日本产业省和韩国财政部等少数政府部门宣布参与元宇宙建构。^{[13]77}企业是私人主体，其主要任务是市场利益而不是提升公共性。进一步而言，对于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数字企业和数字资本而言，它们不会特别关注元宇宙的公共性，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根据新市场环境去发现新的投资方向。它们希望通过引导新业态的发展来获取高额利润，提升市场地位。而一旦元宇宙变成了企业的逐利空间或者个体投资者的“嘻哈世界”，一旦套利成为主要目的，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缺乏公共性，与之相随，元宇宙的经济价值也会被逐渐削弱。

第三，弱公共性是元宇宙建构初期的典型特征。20世纪50年代，维纳曾指出：“新技术带来了新责任，然而当时又没有法令规章进行监督。”^{[12]128-129}在工业化时期，大规模使用蒸汽机更有经济效益，将家庭作坊转化为工厂是理性的选择，然而转型过程中也带来了组织难题和社会难题。由于很多工厂没有关注工人失业、社会贫困、社会关系断裂、工厂治理、工人罢工等公共性问题，没有打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导致社会不合作、代议制低效，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进一步而言，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大都来源于科学技术、工厂组织与社会制度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所带来的公共性缺失。人类的思维、行为、组织、制度都是逐步完善的。工业化初期的悲剧及其残酷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工业化初期不可避免的”。^{[12]124}其中的很多灾难，既是资本贪婪的结果，又是社会无知的后果。因此，在数字化过程中，如何建构一个功能良好的数字社

谢新水·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建构动力、弱公共性及增强策略

会成为重要问题^[26]。如果不从工业化的悲惨历史中吸取教训,元宇宙发展初期的弱公共性问题还将被强化并成为更大的公共议题。

(三) 作为公共议题的元宇宙

在中世纪,人类精神领域备受神学的禁锢,其后,启蒙运动极力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和思想。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拜物教、金钱泛滥、阶级仇视、意识形态对抗等社会思潮,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运动不断打乱社会发展,最终淡化了启蒙思想的持续影响力。在工业化过程中,个人主义、占有主义、市场主义、资本主义、技术主义成为思想主流,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不平衡导致物质财富增长远远超出精神财富的增长,带来了人类文明的灾难。史怀哲指出,人类文明的灾难性特征是物质文明比精神文明更发达,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已被完全打破。^[27]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很多人期待被现实世界禁锢、干扰、限制、打击的精神世界,可以在数字化过程中获得补偿和恢复。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困扰世界各国的公共议题却陆续涌现。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带来的巨大冲击,平台经济形成后出现的不正当竞争、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后带来的数据确权、数据安全、数据共享等问题,世界各国如何打造新竞争优势的问题,如何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引导国^[28]……都变成了重要的公共议题。

元宇宙来临后,有些人兴奋,有些人焦虑,有些人不安,有些人漠然,有些人反感,还有些人害怕……米尔斯将“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作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29]在他看来,广泛、深远、牵涉其中的个体的主要困扰,必定来源于切切实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弥漫着大小不同的焦虑、不安、漠然、期待或者跃跃欲试的社会现象,都与特定的社会问题有关。元宇宙的出现将呈现哪些重要的公共议题呢?

当“两个宇宙”出现后,哪些旧价值将受到了威

胁,而哪些新价值将受到重视?在“两个宇宙”中,哪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将呈现?政府治理元宇宙会面临哪些难题?元宇宙出现为社会治理增加了新领域,政府如何开展监管,才能完善社会治理呢?从“二战”后的经济发展看,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忽视这些改变的公司失去了市场利润和市场地位,有些企业甚至因此破产;忽视数字经济的国家失去了很多跃迁机会……那么,忽视元宇宙会带来不利后果吗?企业、国家、社会组织都要重视元宇宙的建构吗?这些都是困扰人类的公共议题。

总之,只有梳理了这些公共议题,元宇宙与个体、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才能得到根本改善,才能提升元宇宙的公共性。当然,要维护、增强元宇宙的公共性,就需要合适的策略。

三、增强元宇宙公共性的策略

建构元宇宙包括技术、资本、社会参与、商业等多重开放性模式,但是无论哪种模式都具有技艺性、工具性和功利性,它们解决的是“如何做”的问题,是效率问题;而增强元宇宙的公共性,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意义问题。增进公共价值,提升社会福祉是建构、完善和发展元宇宙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终极目标的指导下,可以从建构主体及路径来思考增强元宇宙公共性的策略。

(一) 防范资本和技术削弱元宇宙的公共性

元宇宙是资本营利的赛道,是拥有巨额资本的数字经济巨头探寻新商业模式的数字领域,因此,防范资本的逐利性侵蚀元宇宙的公共性,是建构元宇宙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那么,资本和技术为什么可能削弱元宇宙的公共性呢?

目前,是技术和资本在驱动和控制元宇宙的建构。据统计,截至2021年1月,为多家元宇宙的运营公司提

供后台网络服务的亚马逊市值达1.652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脸书市值7810亿美元,其销售比例的35%来自游戏,是元宇宙中虚拟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八大市值最高公司中,半数与元宇宙密切相关。^[18]推荐序1XXII元宇宙第一股罗布乐思通过元宇宙概念就获取了巨额利润,成为建构元宇宙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字节、腾讯等数字企业也在积极主导元宇宙的建构。

同时,技术和资本冲击了元宇宙的建构,引发了社会焦虑。数字资本投资元宇宙的前提是,让参与元宇宙建构的个体可生产、可交易、可获利,区块链技术、NFT技术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在元宇宙中,众多经济活动开始出现,热炒数字货币、高价拍卖虚拟艺术品、开拍虚拟地产等,众多生产和消费现象超出了社会预期,引发了舆论聚焦。元宇宙概念股轮炒、虚拟炒房散发着技术和资本的冲击力。^[31]Upland有一套数字货币叫Upx,可用于在Upland世界中开展地产交易,还可以与真实世界货币双向兑换。^{[18]5}在我国,元宇宙数字艺术品开始流行、虚拟员工、虚拟偶像等虚拟数字人陆续出现,一些资本开始投资虚拟世界的“房产”,催生出四大怪现象:元宇宙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轻技术重想象,旧东西套新包装;炒概念拉股价,沾边“元宇宙”就涨;卖课热炒币欢,上演花式“割韭菜”。^[30]可以发现,技术和资本的组合将不断冲击元宇宙的建构。

总之,资本加入、技术涌现、利益流淌、精神内卷会导致元宇宙充斥技术成瘾、歧视、骚乱和暴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到现实世界。^[32]在建构元宇宙的过程中,这些负面现象都会影响、削弱甚至完全消耗元宇宙的公共性。建构、完善和发展元宇宙需要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两者是基本动力和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就是说,资本、技术和元宇宙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旦缺乏两者的支持,建构和塑造元宇宙的力量将被削弱。从增加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的目标看,忽视技术和资本可能对元宇宙公共性的削弱,必定

是错误的。通过有效监管,防止资本和技术拉低元宇宙的公共性,是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共同任务,三者之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引导和监管主体。

(二) 加大政府对元宇宙建构的引导与监管

目前,元宇宙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未来虚拟世界的无限畅想,也在文娱游戏、科技产业、资本市场等领域掀起诸多高潮,零售、汽车、教育、物联网、银行、心理咨询企业都在密切参与。^[30]需要注意的是,建构元宇宙的过程不仅是形成私人产品的过程,更是形成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过程。作为数字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政府是元宇宙建构的重要主体之一,是引导、增强和维护元宇宙公共性、保证公共性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政府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规划、投资、法律规范等来引导和促进元宇宙在教育、科研、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场景中的应用。通过元宇宙打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引导、维护和增强元宇宙的公共性,从而达到增加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的目的,这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维纳指出:“当一个发明提出以后,一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能了解它的全部意义。”^{[12]24}同样,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需要持续、长期的过程才能得到完善。当然,“无论什么样的虚拟世界,它最后都要服务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福祉,它要保证的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享受到的利益、幸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8]122-123}元宇宙和自然宇宙如同人的“左手”和“右手”,相互补充,相互合作,两者如何协同,什么时候哪一只应该发挥更大的功能,公共利益、社会福祉才是关键的判断指标。毫无疑问,元宇宙不只是一个交易市场、交互领域或者一个新经济场域,更应该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世界,一个实现公共性、增强社会福祉的地方。作为孪生、在线的元宇宙比自然宇宙的治理更加复杂,因此,政府是保障元宇宙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为了维护元宇宙的公共性,作为公共主体的政

谢新水·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建构动力、弱公共性及增强策略

府要坚持两方面的策略。

一是包容审慎。在建构初期，元宇宙呈现弱公共性，政府既要包容审慎鼓励资本和技术的参与又要积极引导，促进元宇宙的发展。2021年，韩国科学技术和信息通讯部成立了包括200多家本土企业的“元宇宙联盟”；计划投入2000万美元来开发元宇宙平台。^{[13]77}2021年以来，特别是2022年初，我国各级部门正在引领围绕元宇宙的产业升级（参见表1），政府力量正在引导元宇宙建构。

二是主动监管。可交流性和公共性是元宇宙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建构元宇宙的不同阶段，无论是资本、技术及其商业模式推动，社会组织推动，或者政府成为主要推动力量，都要以维护和增强社会性作为重要目标。一旦元宇宙呈现公共性危机，政府就要主动监管，采取各种方式来提升、维护和保障其公共性。

（三）以法律和伦理维护元宇宙的公共性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存在多样性，善恶或对错、守法或违法都相生相伴地存在。在“互联

网+”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网络治理问题——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网红儿童、软色情、“饭圈”乱象、炫富拜金、封建迷信等不良网络文化传播扩散，这些都需要政府集中整治^[33]。如果将元宇宙视为一个数字“镜像世界”，那么，正如现实世界有伦理和法律一样，元宇宙也需要治理规则，需要身处其中的所有人，包括虚拟数字人，来严格遵守。当然，如同现实世界有不守法的人一样，元宇宙也存在法外之徒。^{[18]231}犹如工业化、“互联网+”都带来了诸多治理难题一样，在数字化过程中，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必然带来各种治理难题，而且这些治理难题比自然宇宙产生的治理难题可能更加复杂。

元宇宙必然要依托产品来驱动，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最有可能在元宇宙中得以普遍推广呢？简单而言，主要是符合人性需求的产品。一般意义上，需求最强烈的产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来自身体的需要，即食色性方面的需求；二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主要包括艺术、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的需求。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将选择与人

表1 我国政府部门推动元宇宙建构的政策目标

地方政府	政策或会议	政策目标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发布会	培育一批元宇宙、区块链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北京市政府	关于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引领发展的八条措施	布局和推进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
北京市人大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新闻发布会	推动组建元宇宙新型创新联合体，探索建设元宇宙产业聚集区
上海市经信委	上海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元宇宙技术攻关，鼓励元宇宙在公共服务、商务办公等领域应用
上海市经信委	上海市建设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高地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推进数字经济、元宇宙等十大重点方向
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浙江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的指导意见	元宇宙被列为未来产业先导区重点布局领域
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超前布局量子通信、“元宇宙”等未来产业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	推动元宇宙、量子科技等与实体经济融合
安徽省合肥市	合肥市政府工作报告	瞄准元宇宙、超导技术前沿领域打造一批领航企业、尖端技术、高端产品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太湖湾科创带引领区元宇宙生态产业发展规划	打造国内元宇宙生态产业示范区

性需求最密切的地方开始推进元宇宙的建构。目前,网络游戏是元宇宙的重要领域,社交媒体也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Facebook将公司的名字改为Meta,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游戏公司最先使用元宇宙这一概念。此外,与人类互动密切的金融领域,即数字银行和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元宇宙的重要方向,因为数字化的元宇宙需要快速流动的数字货币。理论上,随着元宇宙的发展,主权问题、国家管辖问题、数字货币问题、身份界定问题、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等都逐渐形成,将冲击着现代法律的基石^[34]。特别是对元宇宙“去中心化”的宣传,将引发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

维纳早就指出,新工业革命是把双刃剑,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事情。新工业革命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的^{[12]142-143}。福柯指出:“历史,它不是权力自身的歌声。”^[35]同样,元宇宙不能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竞技场”、数字内容世界的“名利场”、精神世界的“内卷域”,更不是年轻人“躺平”的地方。只有从社会意义上来把握元宇宙的发展方向,并将公共性凸显出来,才能将现实世界的政府、市场、社会、个人与元宇宙的发展联系起来,形成合作建构元宇宙的整体力量。维持元宇宙的公共性是元宇宙提升社会福祉的重要条件。由于建构和完善元宇宙的复杂性,期间,既可能产生法律问题,又可以产生伦理问题,因此既要完善具有“软强制”价值的伦理治理路径,又要完善具有“硬强制”价值的法律治理路径,而且,为了培养维护和增强元宇宙的公共性,要坚持这两条治理路径的融合治理。

四、结语

元宇宙的形成得益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可交流性短缺,得益于数字技术、数字资本驱动算法日益深入研究人性、打造新商业模式、实现资本增值,恢复社会可

交流性的结果。元宇宙的突显利用了现代人精神的脆弱性,也触及了现代人精神不自由的问题。将元宇宙视为“人造物”是一个有利的考察视角。在社会效应、经济效益和精神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性、技术、资本成为驱动元宇宙建构的主要动力;然而,他们都有明显的自利性倾向,很有可能会削弱作为“人造物”的元宇宙的公共性。尽管成功建构元宇宙是众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元宇宙的建构、完善和发展将是一个漫长、复杂、曲折的过程;目前,建构元宇宙已经有了现实条件^[36]。为了保护元宇宙的社会性,特别是实现公共性,政府要引导元宇宙的建构。既要包容审慎又要主动监管,以防止技术和资本削弱元宇宙的公共性,并通过法律和伦理路径来维护和增强元宇宙的公共性,从而达到增进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祉的目的。这将是长期的非常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阿伦特 H, 贝纳尔 R.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M]. 曹明, 苏婉儿,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2]张夏恒, 李想. 国外元宇宙领域研究现状、热点及启示[J/OL]. 产业经济评论[2022-02-15]. <https://doi.org/10.19313/j.cnki.cn10-1223/f.20220124.001>.
- [3]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 “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 新闻界, 2021(10): 54-60.
- [4]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7.
- [5]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5卷)[M]. 白春仁, 顾亚玲,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101.
- [6]张康之. 构想合作制组织[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0: 2.
- [7]谢新水, 谢爱莲. 社会化数字组织: 进化、特性与冲击[J]. 探索, 2021(01): 139-149.
- [8]谢新水. 以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 建——以新冠疫情为分析背景[J]. 学术界, 2020(07): 22-31.
- [9]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54.
- [10]殷文杰, 王亚男. 社会科学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03): 62-79.
- [11]刘钝. 大历史视野下的技术演化[N]. 光明日报, 2022-02-07(14).
- [12]维纳 N. 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和社会[J]. 陈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3]黄安明, 晏少峰. 元宇宙: 开启虚实共生的数字平行世界[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2.
- [14]刘革平, 王星, 高楠, 等. 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 在线教育的新方向[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1(06): 12-22.
- [15]袁园, 杨永忠. 走向元宇宙: 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机理与逻辑[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 84-94.
- [16]向安玲, 高爽, 彭影彤, 等. 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 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J/OL]. 图书情报知识 [2022-03-25].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11119.1637.002.html>.
- [17]杜骏飞. 数字交往论(2): 元宇宙、身份与认识论[J]. 新闻界, 2022(01): 64-75.
- [18]金相允. 元宇宙时代[M]. 刘翀,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 [19]赵国栋, 易欢欢, 徐远重. 元宇宙[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1: 029.
- [20]李晶. 元宇宙中通证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与规制对策[J]. 电子政务, 2022(03): 54-65.
- [21]金相均, 申炳皓. 解码元宇宙: 未来经济与投资[M]. 黄艳涛, 孔军, 译.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2: 序2-004.
- [22]霍金 S. 时间简史[M]. 许明贤, 吴超忠,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181.
- [23]曹欣荣, 曹代. 元宇宙的技术本质与哲学意义[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与社会科学版, 2022(03): 19-27.
- [24]谢新水.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 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J]. 电子政务, 2021(01): 2-11.
- [25]2022十大科技前沿趋势[J]. 科技智囊, 2022(01): 1-4.
- [26]谢新水. 合作共享: 功能良好数字社会的建构原则——基于德鲁克和梅奥的反思[J]. 学术界, 2022(01): 58-67.
- [27]阿尔伯特史怀哲. 文明与伦理[M]. 孙林,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 2.
- [28]谢新水. 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 从工业化看数字化[J]. 理论与改革, 2021(03): 67-79.
- [29]米尔斯 C N. 社会学的想象力[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 [30]董雪, 王默玲, 程思琪. “元宇宙”混沌未开, 四大怪现象提前“搅局”[J]. [2022-01-23]. <https://m.gmw.cn/baijia/2022-01/21/35462937.html>.
- [31]罗茂林. 元宇宙又生出新花样 NFT走热背后藏风险[N]. 上海证券报, 2021-12-16(06).
- [32]郑磊, 郑扬洋. “元宇宙”经济的非共识[J/OL]. 产业经济评论[2022-02-15]. <https://doi.org/10.19313/j.cnki.cn10-1223/f.20211207.001>.
- [33]中央网信办开展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N]. 人民日报, 2022-01-26(12).
- [34]金灿. 元宇宙是什么, 法律怎么看[N]. 经济参考报, 2022-02-08(A08).
- [35]福柯 M.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33.
- [36]谢新水. 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 界面基础、驱动力与时空冲击[J]. 探索, 2022(02): 140-152.

作者简介:

谢新水, 管理学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研究方向: 合作治理理论、数字治理。